



## 鸡汤泡炒米

胡艳红

冬日的安庆,长江水缓缓流淌,寒风穿过古老的振风塔,还带着一丝江南特有的湿润。

在这个季节,安庆的街头巷尾,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息,那是腊肉的咸香、贡糕的甜香,还有那一锅锅炖煮的鸡汤的鲜香。安庆人懂鸡的好,正如清人袁枚在《随园食单》说的“鸡功最巨,诸菜赖之”。鸡汤泡炒米的原料简单,制作却颇为讲究。鸡要选放养两年的土鸡,斤半左右为宜。炒米的制作更为讲究,需选当年的糯米,用开水浸泡一夜,胀透后沥干备用。铁锅烧热,取细竹丝扎成的帚,带点蘸少许香油,沿锅底轻绕一圈,再放入半碗米,不断转动铁锅,直至米粒均匀炒至金黄,吃起来脆生生带“咯吱”声才算成。

鸡汤泡炒米是安庆实打实的年俗菜。据说过去家境殷实的人家,最多会用三只老母鸡一同炖煮,只为汤汁更鲜美。这锅老汤往往不会一次性用完,春节来客多时,便兑些开水续煮,照样香气不减。如今食材不再珍贵难得,鸡汤泡炒米便从年节的餐桌走下来,成了寒冬里暖胃的日常。

记得第一次品尝鸡汤泡炒米,是在五里村的一家小店。那天寒风凛冽,我和几位同事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相约来到这家口碑相传的小店。店内热气腾腾,灯光柔和,炉火熊熊,几口砂锅在灶上煨着,陶盖的小孔里袅袅呼出白雾,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诱人的香气。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来啦,细仔子,搞个鸡汤?”我们应声答允,又点了几道小炒,找地方坐下,聊着工作与生活的琐事,分享近来的趣闻。

待到鸡汤上桌,掀开盖子,金黄的汤面泛着细腻的花,热气挟着鲜香扑面而来,瞬间勾起了肚里的馋虫。老板娘娴熟地用筷子将鸡肉扒匀,又端来一小碟自家腌制的洋生姜。我们早已按捺不住,拿起汤勺舀出一勺汤,倒进碗里,撒上一把炒米,沿调羹边缘吹了吹,轻啜一口,鸡汤的醇厚在舌尖绽放,鲜而不腻,香而不燥。鸡汤裹着渐软的炒米顺着喉头往下滑,暖意从胃里蔓延至全身。鸡肉在汤中沉浮,经数小时慢炖,肉质酥软,轻轻一夹便脱骨,每一口都是扎实的鲜香,让人忍不住叫“nia nia”叫好。整碗鸡汤下肚,咬一口脆嫩的洋生姜,清新解腻。

时间在鸡汤的香气中缓缓流逝,我们的感情也在这样的小聚中日益深厚。我们不再只是工作中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有时,我们会为了一个笑话而开怀大笑,有时,又会为了一件难事而沉默不语。但无论话题如何转换,那份彼此间的关心和支持始终不变。这份情感,如同那锅熬煮多时的鸡汤,越陈越香,越品越有味。

又是一年冬天,还是五里村的那家小店,寒风中的炉火依旧,鸡汤的香气依旧。我们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砂锅旁,再次回到了那个初次品尝鸡汤泡炒米的夜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古人的诗句里藏着岁月里的情谊,而我们的友情没有桃李春风的清雅,却有鸡汤暖锅的热乎。这份情谊,虽经岁月,却一如往昔,如同那碗鸡汤泡炒米一般,历久弥新,永远镌刻在记忆深处。

(作者来自安庆石化)



日出帕米尔高原。付松摄

# 塔克拉玛干的日与夜

王晓静

## 塔河上的守桥人

粗粝的风穿过塔里木河,穿过塔里木河上的钢架桥,发出“呜呜轰轰”的响声。

桥不宽,仅能通过一辆重型卡车,桥也不算长,桥身架在塔里木河极细瘦的河面上。桥的尽头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里驻扎着地球物理公司SGC2113队尉犁项目近千名员工。每天有几百人、上百台车从桥上穿过,不分昼夜地去往所有与工作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

守桥的有两个人,一个叫全建军,一个叫董巨武。尉犁项目一结束老全就正式退休,转过年来,老董也该退了。老全和老董干了一辈子物探,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如果一定要有的话,“干好本职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就算是吧。

有了老全和老董守桥,进出沙漠就没那么容易了。车来了,先看车牌号,再端详坐在车里的人,遇到面生的你便说出个丑寅卯来,那柄横亘在桥上的沉甸甸的栏杆才能抬起来。抬栏杆是个力气活儿。栏杆头上绑着沙袋,右胳膊压上去,半拉身子使劲往下坠,栏杆一头才能撬起来。

老全说:“那么多人住在里头,那么多设备和生产物资,都是国家的钱买的,马虎不得。”老董说:“不敢随便放人进去,携带火种咋整,出了事可咋整,那些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胡杨树……生态太脆弱了。”

老全和老董的帐篷就搭在桥一侧塔里木河高高的河堤上。用老董的话说,是货真价实的“河景房”。“河景房”里有两张简易铁床、一张简易桌子、一排装满水的水桶,用完的车辆进出登记册挂在墙上……从帐篷里出来,果然,景色醉人,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树唱着金色的旋律,在湛蓝色的河水里荡漾。

没有车过桥的时候,老全和老董便拎个袋子在桥头周围的林子里溜达。塔河两岸秋意正浓,到处是金色或红棕色的胡杨,游客进不了沙漠,便把满腔热情一股脑冲进胡杨林了。热情挥发掉了,残留物却忘了带走,塑料瓶、食品包装袋……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捡一蛇皮袋。



大地之上。

张广虎摄

夜晚最难熬,回营地的人经常凌晨过桥。放行一个,老全便在登记册上记下一个。早上出去了多少车,晚上都得全须全尾儿地回来,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那就说明在外面遇到麻烦了。工区里麻烦可真不少,在沙漠里误车的、车坏的、采集设备被小动物踩倒的、设备泡水的……一切夜里的麻烦,都得戴着头灯去解决。一来二去,战线就拉长了,回来的时间就没个准点。

桥头灯明亮刺眼,四周却黑得无边无际。无风的夜晚,安静得可怕,时间仿佛被偷走了。

远处突然传来喇叭声,两束强光穿过颠簸的林中路,摇摇晃晃驶来。老全一个机灵,脑袋从桌子上抬起来。整理一下工服的衣领,从容地走到桥头。

## 沙漠夜行者

沿着午后阳光金色的纹理,我爬上营地对面的沙山。沙山海拔不高,大概不到100米。山顶平坦开阔得出奇,即使做停机坪,我想理论上应该也是可以的。在山顶行走如履平地,视觉上占尽优势,可以将一整个营地尽收眼底。

汪能波,一个很安静很内向的勘探工正坐在沙子上,神情专注地和家人打视频电话。我走近他,说会不会打扰到你,他笑笑说,不会,然后很腼腆地把身体缩了缩。小汪是贵州遵义人,虽然在物探队工作了十几年,但来沙漠还是头一回。

小汪说,他喜欢沙漠,喜欢沙漠的安静、空旷和寂寞。没有风的时候,他经常走出帐篷,到沙上来坐一坐。小汪负责配合仪器车进行数据采集。每天下午6时准时从营地出发去沙漠深处,听从仪器车里发出的指令,不断从一个施工点走到另一个施工点,直到当夜的采集任务全部完成。

没有云层的覆盖和城市灯光的污染,沙漠里的月亮看起来更大、更明亮,离大地也更近。月光如水,将沙丘的轮廓勾勒出柔和的曲线。小汪戴上头灯,背上设备和对讲机,和同伴在曲线上像两只蚂蚁踽踽而行。

小汪说,最怕的是突然刮沙尘暴。一看情势不妙,要赶快找到一处又大又高的沙

## 走进尉犁



梁,蹲到背面去。耳边风沙呼啸,能清晰地感受到大地地震颤和沙粒砸在身上的触感,下意识绷紧身体、屏住呼吸,似乎这样可以更安全一些。时间一长,焦虑和恐惧没了,一种被世界遗忘的孤独感漫上心头。

熬过漫长的夜晚,当一轮红日跃出东方,温柔而坚定地把沙漠照亮的时候,那么整洁纯净美好的沙子像刚织成的地毯铺在眼前。小汪说,真想躺上去美美地睡一觉。

## 听火车声音的人

格库铁路,东起青海格尔木,西至新疆库尔勒,全长约1206公里,被誉为“大漠新丝路”。

与沙漠营地隔塔里木河相望的另一处营地就建在格库铁路沿线一处荒废的场院里。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王栋喜欢听火车的声音。王栋是SGC2113队党支部书记、尉犁项目经理。

让王栋睡不着觉的因素有很多,没有路走是釜底抽薪的一条。

尉犁项目一半在沙漠,一半在植被区,除了狐狸、黄羊、野兔、野猪横行四野,极少见到成群结队的游客。人的脚步走不到的地方,路是奢侈品。“每天要把几十吨设备按时送到施工点,没有路怎么办?十几年前还能找到马队和骆驼队,现在……”想起项目启动之初运设备的艰难,一脸书生气的王栋苦笑摇摇头。

后来想了一个法子,先用沙漠车把设备送到植被区外围,再用无人机把设备投放进去,接着用体积小的履带车继续往更复杂的沼泽区和盐碱灰区送。一场充满智慧的接力赛式运输,守住了生态红线,人的体力消耗也减轻了。

一天夜里,采集设备被漫溢植被区的水淹了,负责处理的“放线突击班”最后一组人回来的时候是深夜3点。王栋叮嘱食堂留好饭菜后,就一边处理公务一边等。听到重卡的马达声逼近大门,他走出宿舍。车上下下来两个两腿泥水的人,王栋心下一颤,喉咙也紧了。简单嘱咐两句,催二人速去吃饭洗澡睡觉。

深秋的南疆之夜,清寒如冰冷的溪水,无声地浸透全身。纯净的天空上,月满如盘。月光在床前不规则的青砖地面上流淌,像清水在流动。想到明天要穿塔河放线,王栋在脑子里把各种应急措施筛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漏了什么。心中有了牵挂,铁床被翻来覆去压得吱呀作响,他索性披衣起身来到窗前。

一种低沉、厚重的轰鸣正从远处飞驰而来。在这孤寂寒冷的夜里,节奏分明的“哐当”声如同蓬勃的心跳,让王栋心潮澎湃。他喜欢听火车的声音。这声音与来自大地深处的更古老、更原始的地震波极相似,带着洪荒初开时的热量与力量滚滚向前。

黑夜依然在窗外铺陈,此时的王栋周身涌动着热浪,一轮崭新的红日正在心中慢慢升起。(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 诗歌

### 第十九乐章序曲

关咏凌

深灰色天幕,泮水舞台明亮,主角依然是鬼鹿,黑天鹅

霜降重重一投,绿叶丛传来几处鸟鸣。红叶石楠黄菊花,音色纯正

狗尾草穗子粗壮,芦花摇曳破土的白菜苗稚嫩,副歌部分汇入主旋律。雨点又紧了紧奏响第十九乐章序曲

(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公司)

## 散文

### 柯坪山上的黄羊

马行

上午10点左右,勘探队的卡车正在新疆柯坪山的大峡谷里走着,我一抬头,左边西山顶上,蔚蓝的天宇下,透亮的阳光中,显现出两只金色的黄羊。它俩间隔三四米,角对着角,相向而立的姿势如同两块精美的戈壁玉。再看,它俩身后,居然还有一只小羊。嗨,这三只黄羊,应该是一家三口。在太阳的侧光下,它们看上去简直就是三尊雕像。

我对黄羊的习性是了解的,它们大都特别敏感、不喜欢见人,它们如果发现我们的卡车,会快速跑掉的。这些年,在西部的荒山戈壁中,我与黄羊的每次相遇,多是匆匆一瞬间,黄羊们根本不容许我的丁点儿靠近。

可是现在,我们的卡车距离它们已经有些近了,我按下车窗玻璃,都把手手机镜头对准它们了,可它们居然一动不动。那角度,那角度,不再像是雕像,而像是摆好了Pose正等着我拍它们拍一张全家福。

我跳下车,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举起手机拍下了它们。大约三四分钟后,那两只小的黄羊好像有点儿胆怯,稍微动了动,而两只大的黄羊依然一动不动。

我不得不惊叹,在这千里柯坪山上,它们才是真正的主人,它们展现出来的是主人的淡定、自在、从容以及优雅。正是它们,让柯坪山不仅变得更加辽阔,而且有了高贵的仙灵之气。当然,也是柯坪山,以无边的辽阔、荒凉与孤寂,养育了这最为轻盈、高远、敏捷、美丽的黄羊。

拍着拍着,我突然意识到,把手高高举起对准它们拍摄的动作,仿佛是在用科技手法去捕捉一种永远无法被科技所捕捉的灵性。这种滑稽感让我意识到,真正的美是无法被镜头记录的。当意识到这份滑稽时,我不想拍了,即使拍下的照片能够获摄影大奖我也不想拍了。因为那一刻,它们突然改变了我要及时放下手机:不要贪恋把它们留在手机镜头中,而应该静静地、专注地、心无杂念地去感知它们。

放下手机后,我一动不动、站桩一样站着,看着。我惊奇的是,它们似乎并不畏惧卡车和我的注视。难道,通灵的它们,已经感知到了周围的友好、善意?那一刻,我真的希望它们也把我当作同类,当作一只黄羊。

又过了五六分钟,我想,我得上车继续赶路了,就抬起手,十分不舍地向它们挥了挥。可是,它们却一动不动,我就加大挥手的幅度,这时,先是一只大黄羊低下头,紧接着另一只大羊也低下了头……然后,两只大羊,似乎只是轻轻一闪,就带着小羊,消失在山的背面。

唉,它们站在山顶上时,我还好奇它们为何如此大胆。可当它们真的消失不见了,我居然特别伤感,眼睛里湿湿的。我才发现,我对它们是多么不舍。

这可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啊!回到卡车上,我继续沿着大峡谷向前。面对着两边气象万千、鬼斧神工的雅丹地貌,我想:“我已经跨越俗世走进了黄羊的家园,或许真的应该学一学黄羊精神,不要总是留恋不舍,而应该像黄羊一样,该转身时即转身,或许,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柯坪山,也很好!”

不过,相忘并不是忘记,而是一种与天地同行的大自在。因为这千里柯坪山,不仅仅是柯坪山,也是天地宇宙间一只可以永生的孤独黄羊!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 石化作协“文学轻骑兵进齐鲁”研讨班在齐鲁石化举办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化作协“文学轻骑兵进齐鲁”创作交流研讨班在齐鲁石化开班。中国作协会员严岛影、周蓬桦、邹元辉同40名文学爱好者分享文学创作经验。

研讨班首先集体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随后聚焦报告文学、小说、散文三种体裁,深入浅出讲解写作要领、构思技巧与发展趋势。授课内容翔实,事例生动,现场互动踊跃,为学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与创作交流机会。

其间,与会者就齐鲁石化作家协会近年来的工作进行调研,针对“鲁油鲁炼”主题创作及“铁人文学奖”参评作品筹备,从选题立意、结构布局到语言表达等方面给予细致点评。

学员表示,将以此次研讨为契机,创作更多反映石化人精神风貌与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为石化文学发展贡献力量。

(丛松彪 王永军)

## 让时间开花的人

### 朝阳随笔

叶艳霞

初冬的午后,阳光透过窗,筛成一层浅金色的纱,将万物罩在柔和的光里。窗外,梧桐树早已褪尽了叶子,只剩下疏朗的枝干勾勒着天空。母亲坐在窗边的旧藤椅上,身旁是那盆蝴蝶兰。

这盆蝴蝶兰是两年前朋友送的。花期过后,它便沉默了整整大半年,只在长叶。母亲从不着急,只是日复一日地照料着。她说,养花急不得,你得学会和它一起过日子。起初我并不懂,觉得为了一盆花费这么多,实在需要太多的耐心。

她的动作总是很轻。浇水前要先用手指探探水苔的干湿,施肥时用量杯比着,一丝不多,一丝不少。有时她会把花盆转个方向,说

是让每片叶子都能晒到太阳。

记得初秋时,天气转凉但未寒。母亲在傍晚会把花盆移到通风的阳台。她说,兰花也需要一点温差,才好准备开花。这是它和季节的约定。

每天清晨,母亲都会在花前站上一会儿。她会仔细观察叶片的色泽和根系的状态。她说,能从这里读出它是渴了,还是饱了。

有次我忍不住问:“每天这样不觉得麻烦吗?”母亲笑了笑,目光却没离开那翠绿的叶片:“人一忙,心就瞎了。看着它,我心里亮堂。”说着,拿起喷雾器,为叶片轻轻喷上一层细密的水雾。

兰花依旧不声不响,只是趁人不注意时,让青绿色的花梗从叶腋间抽了出来,渐渐长高。一日打扫,花盆被不小心碰歪,新抽的花梗斜斜地卡进了紧挨的叶缝里。我下意识想伸手去掰,母亲却轻轻拦住了。看着母亲的动作,我先前想硬掰的急躁慢慢散了。

她俯下身端详片刻,找来一条柔软的棉布带,小心地托住花梗中部,在旁边的叶柄上绕

了一个松松的活结。既承住了力,又留出了继续生长的余地。“别硬来,”她说,“给它借点劲,它自己会找着路的。”

母亲反而更从容了,她说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这份耐心让我想起小时候,她从不催促我快快长大。

晨光又一次漫过窗台,落在花梗上。我推开房门,竟看见第一朵花已在光中展开,淡紫色的花瓣微微颤动,恍若一只停歇在枝头的蝴蝶。母亲站在花前,眼角漾开细细的笑纹。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那朵花不是开在枝头,而是开在她无数个安静、专注的日常里,开在时间的深处。这朵花,原是她用时间养出来的样子。

再看母亲时,她已转身去准备早餐。厨房里飘来粥香,和着淡淡的花香,在屋子里轻轻荡漾。窗外的冬天还在继续,但这盆蝴蝶兰却好似一个小小的春天,被母亲请进了家里,仿佛她不曾挽留过时光,却让时光愿意为她停留,开出一朵花来。

(作者来自江西石油)